四庫全書

史部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八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主簿陳北溪先生淳學派

按紫陽先生莅漳時北溪方始受業由是漳之人士翕然師尊之維時漳士尚未著顯惟鄰郡泉莆間信向相從講貫者為多此見於先生答黄寺丞直卿之書可考也晚歲曾與陳復齋宓江德功默先後莅安

溪令簿惜未至官而卒然三先生皆得紫陽緒餘流風所被其澤未泯山川炳燿學派開先然則泉郡之俎豆先生當與黄巖孫蔡白石諸公並請百世祀宜哉至其爲學有所得不遠千里質之晦翁晦翁有喟然與點之嘆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勿遽求上達之見臨川吴氏言朱門惟勉齋黄直卿識理本原其次北溪陳安卿於細碎字義亦不差云

主簿陳北溪先生淳

陳先生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之學也授以近思録先生由是盡棄所業益求濂洛遺書讀之曰若是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牆闖門未身其奥吾心恧焉及聞朱子講道武夷欲往從而無資會朱子來守漳州袖所作自警詩為贄朱子讀之恨相見晚與語知其用功深且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先生聞語深思益求所未至朱子每語人曰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為喜朱子自漳歸且十年

先生復至自述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矣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切要語凡三月而朱子卒先生歸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凡經傳子史所載紀綱法度禮樂刑政衰興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幾與夫異端邪說似是之非淺深疎密難明之辨無不周詳究勘徹上徹下而於朱子之所以教無復遺恨矣先生僻處陬澨曩時同門諸老皆已零落後來者率累於科舉習於見聞惟鄰

郡莆泉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九年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友皆來叩質朝士大夫爭館迎焉嚴州守鄭之悌聞其至率僚屬延講郡庠時有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教人默坐求心謂可一蹴而至而以致知格物為支離認人心為道心而是非理欲之所在皆置不聞後生晚出喜奇便簡羣然和之先生極力排之所以發明正學以求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所以排觝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既歸泉人士師事益衆先生與講

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在己曾無倦色惟慮人無以受之而不憚傾倒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久往來門下輯一時問答之言為筠谷所聞二卷其深切著明者也先生家故貧事母孝身雖未用而憂時論事感激動人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胸中明瑩若太空無雲而其辨説條暢浩乎水涌而山出其推己及人之

心甚於饑渴嗜慾不能自遏嘉定十六年授迪功郎主安溪簿泉南諸儒竊自幸有以終教將行竟卒時年六十五矣學者稱北溪先生子榘能讀父書銓次其家集為五十卷有道學體統師友淵源用功節目讀書次序四篇似道似學辨大學中庸論孟口義字義詳講詩禮女學等書道南源委　宏簡錄　名儒傳　閩書　北溪文集　考亭淵源錄

嚴陵學校講義

淳恭承判府寺丞鄭公之悌偕諸廣文先生領邦之

羣賢衆俊會於學校謂淳從游晦菴先生之門俾講明大義以開後進區區淺陋辭不獲命輒吐為説四篇一曰道學體統二曰師友淵源三曰用功節目四曰讀書次序以為賢侯作成人材之助願諸同志共切磋之

道學體統

聖賢所謂道學者初非有至幽難窮之理甚高難行之事也亦不外乎人生日用之常耳蓋道原於天命之奥

而實行乎日用之間在心而言則其體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在身而言則其所具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其所與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在人事而言則處而修身齊家應事接物出而莅官理國牧民御衆微而起居言動衣服飲食大而禮樂刑政財賦軍師凡千條萬緒莫不各有當然一定不易之則皆天理自然流行著見而非人之所强為者自一本而萬殊而體用一原也合萬殊而一統而顯

微無間也上帝所降之衷即降乎此也生民所秉之彛即秉乎此也以人之所同得乎此而虛靈不昧則謂之明德以人之所共由乎此而無所不通則謂之達道堯舜與塗人同一稟也孔子與十室均一賦也聖人之所以為聖生知安行乎此也學者之所以為學講求踐履乎此也謂其君不能賊其君者也謂其民不能賊其民者也自謂其身不能自賊者也操之則存舍之則亡迪之則吉悖之則凶蓋皎然易知坦然易行也是豈有離

乎日用常行之外別自為一物至幽而難窮甚高而難行也哉如或外此而他求則皆非大中至正之道聖賢所不道也

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臯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為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

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授其旨又從

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必以是為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苟或舍是而他

求則茫然無定準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無是理也

用工節目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與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一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

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也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人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此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達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

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之所以貫動静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顛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亦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均可以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其有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虚心以

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為能虛其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日有惟新之益能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讀書次序

書所以載道固不可以不讀而聖賢所以垂訓者不一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而不容以躐進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蓋大學者古之大人所以為學之法也其大要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至善三者而已於三者之中又分而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凡八條大抵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

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實羣經之綱紀而學者所當最先難講明者也其次則論語二十篇皆聖師言行之要所萃於是而學焉則有以識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七篇皆諄諄乎王道仁義之談於是而學焉則有以為體驗充廣之端至於中庸一書則聖門傳授心法程子以為其味無窮善讀者味此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然其為言大槩上達之意多而下學之意少非初學者所可驟語又必大學論孟之既通然

後可以及乎此而始有以灼知其皆為實學無所疑也蓋不先諸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諸論孟則無以發揮藴奥而極中庸之歸趣若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經綸天下之大經哉是則欲求道者誠不可不急於讀四書而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理義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

由是而進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惑矣嗚呼至是而後可與言内聖外王之道而致開物成務之功用也歟

似道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老佛之道與聖賢之道何如曰似道而非道也蓋老氏之道以無為宗其要歸事清淨令學者修真煉氣以復嬰兒誠為反人理之常世固有脫事物

遊方外以事其學者然其說未甚熾固不待論若佛氏之教則充盈乎中華入人骨髓自王公大人至野夫賤隷深閨婦女無不傾心信向之而其所以為說者大槩有二一則下談死生罪福之說以誑愚衆然非明識者莫能決一則上談性命道德之說以惑高明亦非常情所易辨也夫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蓋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此天地所以

生人物之始也人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所賦其存也順吾事則其沒也安死而無愧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為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為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

反於原既屈之氣有復為方伸之理與造化消息闔
之情殊不相合且謂天堂地獄明證昭昭則是天地間
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
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
性又不相符況其為福可以禱而得為罪可以賂而免
則是所以主宰乎幽隱者亢為私意之甚抑非福善禍
淫大公至正神明之道也觀乎此則死生罪福之說真
是真非瞭然愚者可以不必惑而明智者亦可以自決

矣夫未有天地之先只自然之理而已有是理則有是氣有動之理則動而生陽有静之理則静而生陰陰陽動静流行化育其自然之理從而賦予於物者為命人得是所賦之理以生而具於心者為性理不外乎氣理與氣合而為心之靈凡有血氣均也而人通物塞通則理與氣融塞則理為氣隔今就人者言之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其所以為虚靈知覺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為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為主而謂之

道心若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四肢能動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等類其所發皆本於形氣之私而人心之謂也非禮勿視而視必思明非禮勿聽而聽必思聰非禮勿言而言必思忠非禮勿動而動必思義食必以禮而無流歠飲必有節而不及亂寒不敢襲暑無褰裳等類其所發皆原於理義之正而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然人心易危殆而不安道心至隱微而難見以堯舜禹相傳猶致其精

於二者之間而一守夫道心之本自告子以生為性則已指氣為理而不復有別矣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者而作弄之明此為明心而不復知其為形氣之心見此為見性而不復知性之為理悟此為悟道而不復別出道心之妙乃至甘苦食淡停思絶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用功至於心如秋月碧潭清潔者遂交贊以為造到業儒者見之自顧有纖淨之殊反為之

欣慕舍已學以從之而不思聖門傳授心法固自有克已為仁瑩淨之境與所謂江漢之濯秋陽之曝及如光風霽月者皆其胸中輝光潔白之時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若彼之所謂月潭清潔云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爾是固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體所具者惟萬理彼以理為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爾此最是至精至微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後截人

事粗迹之悖繆至顯處其爲理之發端實是大原中已絕之心本是活物如何使之絶念不生所謂念者惟有正不正耳必欲絶之不生須死而後能假如至死之境果無邪心但其不合正理是乃所以爲邪而非豁然大公之體也程子以爲佛家有个覺之理可敬以直内矣而無義以方外然所直内者亦非是正謂此也觀乎此則性命道德之説真是真非瞭然高明者可以不必惑而常情亦可以能辨矣而近世儒者乃有竊其形氣之

靈者以為道心屏去道問學一節工夫屹然自立一家專使人終日默坐以求之稍有意見則證印以為大悟謂眞有得乎羣聖千古不傳之秘意氣洋洋不復自覺其為非故凡聖門高明廣大底境界更不復覩而精微嚴密等工夫更不復從事良亦可哀也哉嗚呼有志於學者其戒之謹之

似學之辨

或曰今世所謂科舉之學與聖賢之學何如曰似學而

非學也同是經也同是子史也而為科舉者讀之徒獵涉皮膚以為綴緝時文之用而未嘗及其中之蘊止求影像髣髴略略通解可以達吾之詞則已而未嘗求為真是真非之識窮日夜旁搜博覽吟哦記臆惟鋪排駢儷無根之是習而未嘗有一言及理義之實自垂髫至白首一惟虛名之是計而未嘗有一念關身心之切蓋其徒知舉子蹊逕之為美而不知聖門堂宇高明廣大之為可樂徒知取青紫伎倆之為美而不知潛心大業

趣味無窮之為可嗜凡天命民彝大經大法人生日用所當然而不容闕者悉置之度外不少接心目一或扣及之則解頤而莫喻於修已治人齊家理國之道未嘗試一講明其梗槩及一旦躐髙科躡要津當任天下國家之責而其中枵然無片字之可施不過直行已意之私而已若是者雖萬卷填胸錦心繡口號曰富學何足以為學哉冠博帶文雅醞藉號曰名儒何足以為儒假若胸臆歐蘇才氣韓柳謂之未曽讀書亦可也然則科

舉之學視聖賢之學正猶枘鑿之相反而不足以相通歟曰科舉程度固有害乎聖賢之旨而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而有司明眼者得之即為國家有用之器非止一名一第而已也況其氣局高宏功力至到造道成德之大全者所謂伊傅周召王佐規模具焉

躋至道之域又斯世之所不能舍也但時王立科目之法專指三日之文為名而素行不與在學者讀書而言則以聖師孔子為祖者也吾夫子平日之所以教羣弟子之所以學淵源節目昭昭方冊固有定法正學者所當終身鑽仰斃而後已非可隨人遷變者矧自聖朝列祖以至今日已有尊崇之道而荆蜀江浙閩廣及中都之士復多以此為習尚則亦此理在萬世不容泯沒其輕重緩急固有辨也或曰生斯世也非能絕意於斯世

而舍彼就此也曰時王之法何可舍也假使孔孟復生於今亦不能舍科目而遠去則亦但不過以吾之學應之而已焉能為吾之累也然則抱天地之性負萬物之靈而貴為斯人者盍亦審其輕重緩急而無甘於自暴自棄也哉

告子論性之說五

告子論性之說有五而生之謂性一句乃其扶本者蓋性者人所得於天之理若仁義禮智者是也而視物為

獨全生者人所得於天之氣若知覺運動者是也而與物為不異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指氣以當之故以知覺運動不異也為解而斷為一定之理謂凡有生者皆同是一性更無差别是立个大底意以包之而餘之四說則又就其中推演如食色無善不善二說則正與此同蓋一由其能知覺運動故能甘食悅色也一由其知覺運動之無所異故無善無不善也如杞柳湍水二說則亦不外乎此蓋一由知覺運動之或偏於惡故必待

矯揉而後成也一由知覺運動之或混於善惡故之東之西而無所定也夫既以甘食悅色為仁生乎內矣而又反之以為惡既曰無善無不善矣而又反之以為善惡混展轉縱横支離繆戾要之皆只說着氣而非性之謂也夫既以氣為性則仁義禮智之粹然者將與知覺運動之蠢然者相為混亂無人獸之別而且不復識天理人欲所從判之幾矣其為害豈淺鮮哉

告子與程張說氣不同

告子説氣與程張説氣不同嘗推之氣一也告子生之説所謂知覺運動者是統指夫氣之流行為用者而言程子才禀與張子氣質之性所謂清濁剛柔者是分指夫氣之凝定成體者而言自知覺運動者統言可包得清濁剛柔而清濁剛柔者分言其中亦各具知覺運動但告子之説乃即是以為本性而大為包含之意渾無分別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程張之説則是於本性之外發此以別白其所未盡如大明中閲物象瞭然更

無隱漏矣如杞柳湍水之說亦氣質意也但程張分明斷作氣質則自不亂此性之本便為精確不易之論告子雖於杞柳說着意之惡湍水說着氣之混而意不認作氣質只專作本性看所以不可同日語也

初見晦菴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某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備灑掃之禮於判府寶文侍講先生門下某竊嘗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

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沒天下貿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斯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之人然淵源純粹精極真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捨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誰與歸哉某窮鄉晚生愚魯遲鈍居於僻左無明師良友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窮年兀兀初不識

聖賢門户為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録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為近世大儒而於今有先生然猶未詳也自是稍稍訪尋其書閒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語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抽闗啓鑰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覺此身大為孔顔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

正温潤精切的實明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吉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吉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渣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然求於書未如親炙之為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訂服行之

為實益故愚生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學奔趨席隅面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樂獨奈何事與心違家窮空甚無千里裹糧之資而二親臞薾又日奪於仰事不給之憂汩沒乎科舉干禄之累而於此第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獵涉悠悠蹉跎若存若亡枉逾夫子而立之年未免曹交徒食之計良心蕪沒百無一就駸駸下流甚懼甚恐去年秋賦黌緣有臨安之

役自謂是行也此累了未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徑走五夫職洒掃於牆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窮舊累依然而先生又此來矣某始聞之歡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令乃得親覩儀刑於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自疑曰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賤氓也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戟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款故又遅遅者累月屢進而屢趦趄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

賢之心油然動於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與賢者並世而生而邂逅又如此其密邇人未有拒我之形我逆為之辭以自止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況先生以道學為天下宗師既不得盛行於時猶當私淑於後樂育善誘循循不倦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然公庭不敢私請輒冒昧先此導意併録舊日自警之章列於別幅以為贄先生儻以為可教而進之俾獲預鑪錘之末稍不失為君子之歸是所願望若不遇焉則

亦命也安愚分退守窮廬只遥望門牆以自考而已敬

恭俟命不備

與黄寺丞直卿

某僻處南陬與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孤陋寡聞惟謹

守師訓而已鄉閭諸老在師門者皆已零落在後進輩

又絶無此志可誘掖以嗣音惟鄰郡泉莆間却稍有信

向相從講貫者庶幾或有一二可望去歲以特試來中

都四方才俊所萃有平昔同門未相識者多得會面然

亦所造不齊難得見明而守剛者旣而趙計院季仁拉宿書院近三月日頗得與諸友會聚及道嚴陵又爲鄭寺丞留郡庠與諸生切磨兩月而歸大抵世上一派禪學年來頗旺於江浙間士大之有志者多墮其中而嚴尤甚及聽某講說旬月後士方多有警發知聖門實學之所以然而覺邪正二路之由分亦有一二後進未雜可敬玆因參注再至中染未必果能渙然一於改聽易慮則此道在天地間誠可謂凜凜孤立而邪說詖行之

惑人心乃如彼其昌熾識者深為之隱憂何時得天開日明然則挽回狂瀾而注之東者獨惟吾兄是頼聞在安慶頗得行志繼聞與時扞格而歸世道之至微在君子自是難於有行且退處里閭為一世之師範葢隨其才質而成就之使師道之傳得以有光然亦未必為無補也

與朱寺正敬之

某春間經仙里少款誨諭不勝欣慰別後途中節被脚

子撓竟不克入三山與黄寺丞相聚二月末抵家幸爾善適皆庇之及繼得潮陽郭子從寄示先生行狀後段印本不書姓名想是直卿之筆鋪敘得大意頗出甚穩貼然亦有小小造語立字未安處不知前段如何又不得本子如云正統有歸恐只宜作全體有在又如秋霜處恐尚欠温和一節又如有功天下後世處恐欠集諸儒大成底意又如天文地理樂律兵機等類皆吾道中之事自己本分著工夫所以明明德體用之全止至善

精微之極底意思所係不可得而精粗者今乃結上文以道德光明俊偉如此却分析此節離為二截似出道德之外不相管屬大抵先生之教所喫緊為人至切至要處最是就下學上極著工夫凡上達底妙道精義須從人事千條萬緒中串過來極是著實更無一點懸空底意極是縝密亦無一點疎濶底意恐不必如此分開了失其旨矣又如碑記等文多亦只是發明此理不可與騷賦等文別作一等看蓋理明義精詣極造到自無

所往而不通無所發而不當非可拘拘以常迹分别也凡此類文當修刮純粹無病方為盡善盡美不審台意以為何如

推官陳伯澡先生沂

陳沂字伯澡仙遊人曽祖吉老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累有戰功卒陷陣死詔褒忠節祖希造年十六被虜至北庭後乘間歸侍父官臨汀亦以戰沒贈承事郎父光祖少而篤學以明理力行為務北溪陳淳每稱曰世

德吾益友也以父死事補官知英德縣德行政事皆有尺律積官朝奉郎沂以父䕃補官調新州推官與太守爭死獄竟獲譴罷去自弱冠侍父官南遊始篤志文公之學徧叅劉爚廖德明李方子楊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終身所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沂為嫡嗣繼復受書易於蔡淵蔡沈若陳宓潘柄蔡和劉彌卲蔡模皆其交遊也平日以禮法自將喪祭一遵朱子家禮淳嘗名其書室曰貫齋為之記云曾氏父子之學叅

也由貫以達一點也游心於一而不必實以貫伯濚始慕點名沂令復以貫名齋以上達爲高覺點之病而欲參之下學以實之予嘉其立志之審而用功之有序也

道南源委載光祖師事陳北溪黄氏海道南統緒辨之謂光祖與北溪友子沂師事北溪今從黄氏改本仙遊志　閩書　道南統緒

州判黄京父先生必昌

黄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故從陳淳學又切磋於陳宓潘柄二賢有中庸大學講稾閩書

鄉貢江先生與權

江與權惠安人與黄以翼從學蔡和及陳淳為文古雅兩預鄉貢

卓廷瑞先生琮

卓琮字廷瑞同安人郡志作永春人從陳北溪游嗜學堅苦以累成功凡所講論能暢北溪之旨

黄宗台先生以翼

黄以翼字宗台永春人嘗受業陳北溪蔡白石之門莊

毅有立析理精詣暮年記問益富所著有周易禮說道

南源委

進士王先生稼

王稼晉江人清源文獻載公端平二年進士從遊北溪之門其敘北溪字義云郡庠刊西山讀書記成學者爭誦之博士葉君病其條目浩穰後進無所從入也曰使西山猶在能無如司馬公作舉要以振通鑑綱領乎稼因以北溪先生字義為告君喜即鋟梓以傳同志初先

生講道於稼家塾誨人以辨析名義為急俟其體認精實然後隨扣大小從容盡其義此書蓋心法也族父雋筆授而成後十年蘇君思恭始出以諗復齋陳公為之敘時讀書行於印圈契合出於一人學者有能即是以求道之指要使吾胸中衡尺不亂然後從一以會萬詳說而反約讀書記一篇貫串無餘藴矣此二先生之盛心而葉君惠教之志也夫河圖八卦洛書九章相為表裏經緯理之自然固不相謀而相合哉芒芒禹甸將皆車

轍馬跡問津前塗獨不賴司南之車乎覽者其深味之

清源文獻　北溪字義序

漕舉蔡國賢先生逢甲

蔡逢甲字國賢臨漳人父希稷兵部侍郎居官廉慎公受業陳安卿之門嘗與安卿辨論河圖洛書同異及太極圖西銘之相發明處安卿稱其有特見登咸淳進士詔主廣東漕舉值宋亡不仕自號棄夫作悟道書院於玳瑁山下以終隱焉時高其誼謂之故宋使公鍵户不

出臨沒自題墓碑曰前宋進士蔡逢甲墓著使公講録

明儒周公一陽評論同郡先輩謂如公之孤標去首陽

不遠而惜其沈冥草澤間世莫有知者予自成以學行

名

王迪父先生雋

王雋字迪父晉江人精敏絶人館陳北溪於家肇授字

義行世

教授蘇欽父先生思恭

蘇思恭字欽父晉江人祖尊已以學行著於鄉公嘉定元年禮部奏名俟廷對聞期戚亟歸至辛未始賜第嘗從陳北溪蔡定傑遊篤志朱學踐履堅確除興化軍教授以禮義之實革詞藻之華陳師復諸賢皆推重之調韶州教授有省齋文稿

特奏潘叔允先生武以下交友

潘武字叔允龍溪人嘉定庚辰特奏名履行端方於書無所不讀與陳北溪為道義交鄉子弟多執經從遊進

士趙希流吳仲修皆出其門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八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九

廣平府知府李清馥撰

莆陽陳氏家世學派

西山真氏曰丞相正獻陳公道德風烈為阜陵名相第一舊傳公築第既成有訝其門太庳者公曰異時使竈婢乳媪可開迺佳耳縉紳傳誦以配太祝齋郎聽事語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盃酒老去生涯

萬卷書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夏屋太渠渠此正落成時所賦也太史公有言使晏子而在予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僕之於公亦云顏甞按紫陽文公於公尤極嚮慕其沒也越境祭之今觀公貽謀之雅傳訓之嚴宜乎家珍輩出厥後文龍忠肅公并從叔忠武以祚移殉難與文謝諸賢先後同節其家學原本於忠孝者歟

正獻陳福公先生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紹興八年進士授泉州觀察推官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己抑之累官殿中侍御史湯思退專政首疏罷之時災異數見金陵侵軼之勢已成公為張浚辨讒有旨移浚守建康内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以揺成算公請按軍法高宗稱為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公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有志恢復屬張浚闔外事以公沈静有謀命為中書舍人充江淮宣撫判官

會和議方堅名還除禮部侍郎參賛軍事初浚謀大舉北伐公以為未可已而邵宏淵兵潰思退議罷浚都督公奏復之因為思退所擠累疏請罷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奉祠及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名還公乾道元年入對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公進讀寶訓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宜預政端禮銜之尋出知建寧逾年擢吏部尚書拜同知樞密院事面奏曾覿龍大淵怙恩竊柄孝

宗為出二人中外稱快遂以公參知政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公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樞副劉珙進對忤旨詔降奉祠公奏請留乃命珙帥江西四年授尚書右僕射同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以用人為已任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大用孝宗即名允文以為右相既而帝意頗向允文公亦數求去遂以觀文殿學士知福州陛辭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淳熙二年起判建康兼江東

安撫名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從容為孝宗言曰臣去國
十年見都城轂戝人安惟朝士奔走權門公然趨附無
復顧忌廉恥道喪矣上命二府飲餞浙江亭公再至建
康八上章告老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辛年七
十四上聞嗟悼輟朝贈太保謚正獻公孝友忠敬得於
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出口在朝
正色危言分別邪正勢無顧避所奏請皆關治亂安危
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子屢嘗論薦其褒也

朱子不遠千里哭之為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守定宓俱從朱子受學焉朱子撰行狀　莆陽文獻　閩書

將作監陳師中先生守

陳守字師中正獻公次子正獻嘗館朱子於白湖仰止堂使子弟受業焉守寛宏剛直用蔭歴工部員外郎凡六授郡符三持使節俱以廉介稱除奉直大夫晚為將作監卒閩書　道南源委

丞奉陳師德先生定

陳定字師德正獻公第三子人品甚高年十二三已知為己之學每每欲見古人歸宿處林光朝與之特厚既長與其兄守弟窓等俱從學朱文公文公告以聖賢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遂反求之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為承奉郎卒年三十五文公銘其墓

按師德沒在淳熙元年甲午其受業於文公以正獻公命因托吳耕老以書先道其志計年歲在甲午以前

少卿陳允初先生宇

陳宇字允初守定宓之羣從文公為同安簿宇往師之過一年年四十始以正獻郊霈恩授承務郎以詞賦魁吏部調監泉州鹽稅改宣教郎遷秘書丞知仁和縣歷太常寺丞三司判戶司部判官改大理正賜服金紫知梧州軍歲旱手寫救荒十餘事行之屬縣米適四集人以不饑建炎盜起增額且半累疏仍舊流徙來歸猺獠帖然以安轉太常少卿入奏事引疾歸積階朝議大夫忠宣留公正撰墓志曰君入抗先與予交色斂然恭氣

退然畀予謂賢公子習使人親近然爾徐而親切反覆即平日之近驗事物之逺寒士之深造處詰有不能逮其後道行名立公相鄉里多談允初賢亟圖用之則老至而歸不復出矣葢君從晦菴朱公學及於主敬行恕之訓則守之不忽孝禮清忠亮直乃其家教然也留忠宣撰墓志　考亭淵源錄

承事郎陳廉夫先生址

陳址字廉夫厚重明敏自幼即有志於學以祖正獻公

蔭授承事郎監泉州南安縣鹽稅卒年二十八嘗學於文公公悲其賢而不克就其志也為之誌其壙考亭淵源錄

忠肅陳君賁先生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初從兄弟陳氏至俊卿始大公濡染先訓厲志殖學工文詞負氣節咸淳四年廷對第一初名子龍度宗為易今名公雅為丞相賈似道禮重由鎮東節度判官歷監察御史先是

臺中凡有建白皆呈稟似道公獨不呈襄陽久被圍似道日恣淫樂陽且督師而陰使其黨留已竟失襄陽公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黄萬石知臨安公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撫州旋又使大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兵東下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魯港溍最先遁上悔不用公言起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棘王爚與陳宜中不能晝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公疏曰書曰三后協心

同底於道令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名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㷀終不相能而去累遷公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文天祥師俱敗元兵已至杭北闕公請身督殿旅合江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趨閩衆議降元公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德祐丙子五月益王即位福州改元景炎復以公參知政

事八月漳州叛以公為閩廣宣撫使討之公辟前守黄佺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叛復命公為知軍平之十一月元將董文炳阿喇哈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命公依前官充閩廣宣撫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興化軍開閫已而降將王世强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公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時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

降之公焚書斬其使乃使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公與其家人至文炳軍中不屈左右凌挫之公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尋命左右引就館元帥索多往來諭意且以母老子幼感動之公曰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邸深入瘴烟何必窮兵至此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歧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索多愀然改容乃械繫送杭州公去興化即不食至杭謁

岳武穆廟大慟幾絶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葬西湖智果寺其母繫福州尼寺中聞之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訃聞詔謚忠肅賜廟號昭忠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李文虎至郡訪求公子孫將録用無有應之者郡人鄭鉞號舒堂公門客也嘗著公遺事略曰公負六館盛名魁天下士不八年超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上所賜馬自隨每控轡輒於邑淚下及被執覺馬亦尋斃公為人敦信義初授蔭

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謙謙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覲督相文公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慟哭國事首議分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公竟不屈死杭文公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末造也江閫兩大魁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予負公予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予幾年不死假有物色前代逸史者使我遺事得白公大節吾

不死又何待哉公從叔瓚寺丞宓之孫也景炎二年以兵攻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於祖廟遂獻於朝端宗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張世傑犄角復福泉二郡凡八月元將索多復破城死之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餘詳志乘莆陽文獻　莆陽志　閩書　宏簡録

龍圖陳復齋先生宓學派

黄勉齋先生嘗與李敬子書云近得真景元書嗜學

之志甚至得陳師復書亦然此二公者異日所就又當卓然先師沒令賴有此耳又真西山先生䟦復齋詩卷曰某乙丑春嘗為自箴曰學未若臨卭之遼量未若南海之寛制行劣於莆田之懿處貧愧於義烏之安莆田者指予師復而言也某與復齋平生故人而每歎其不可及又按先生嘉定三年曾任安溪令志乘載公盡心所及盡力所為惠政甚多安溪士民稱先生不以令名而尊曰復齋先生惟時斯邑僻處

山谷讀公所書令丞主簿廳壁記及恵民藥局記安養院記葢先施之恵養之政而於禮樂或有未遑乎嘗考紫陽文公曾往安溪按事相傳為先儒過化之處後公復莅兹土又北溪陳氏最後亦莅於斯未到官而没是安溪荒僻幽遐至紫陽師弟始開人文之先者也讀公梅堂詩有曰春風祇在襟懷裏試問藍溪吏隱家仰見滿腔惻隱知存心濟物厚矣再考余鄉湖山安之屬里其翠屏山之陰有曰名教堂説者

謂紫陽門徒所棲止其姓氏不著是時學紫陽之學者恐儘有人惜姓氏莫考余聞之故友王尚卿得之吾族姪廣文延拱云乾隆辛未五月十三日書

龍圖陳復齋先生宓

陳宓字師復丞相正獻公第四子少事朱子朱子器異之長從黄勉齋遊稱其胸懷坦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嘗與書曰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先生九原之下亦當為之擊節幸吾道之有傳

也以父任歷知安溪立安養院以處窮民取廢寺粟若干粥之病則醫藥之死則棺瘞之邑有例錢却之良久曰此一例字壞許多賢士大夫安邑士民不名為令而曰復齋先生嘉定七年入監因大旱進奏言宮中飲宴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繁大臣所用非親即故貪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若能交飭内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刄獻遺至是為之罷却遷軍器監簿轉對

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弊事視前疏尤為剴切勉齋見而嘆曰使臣子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尋請罷歸擢大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歲大祲奏蠲田賦使流民築江隄而給其食造白鹿洞與諸生講解改知南劍州又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藥餌户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

上迄不就以直秘閣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得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公為請而公没矣公天性剛毅信道尤篤自言居官必如顔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公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身後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疣文稾數十卷 道南源委　考亭淵源録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九